

古唐詩合解 卷下

唐詩(二)

五言律詩(三)

臨洞庭

洞庭湖在岳州府南。與青草湖相連。爲五湖之二。雲澤夢澤在其旁。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

記時候乃是八月。此時之水不長不落。故曰平。涵。含也。太清。天也。水與天混。若不能辨。如含著太清者。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

城。

此承水勢之雄。其氣若蒸雲夢之澤。其波若撼岳陽之城。言水勢鬱蒸。波光搖動也。雲夢澤。在德安府安陸縣南五十里。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此以臨字意轉。無舟楫。則空有欲濟之心。以家居而深愧

聖明之世。以轉下欲仕之人也。

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垂釣者。比出仕之人。垂釣之得魚有限。故有羨魚之情。出仕者。未必大有所濟。故徒然欣羨耳。襄陽志不欲仕。故其言如此。非襄陽有所羨也。

前解止寫洞庭。後解方做臨字。

與諸子登峴山

孟浩然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起句感慨。不獨登峴山然也。代謝者。有後事代之。則前事謝去也。日往月來。此往彼來。便成古今。古今者。往來之積也。

江山留勝蹟。我輩

復登臨。

惟江山古今不改。勝跡常留。所以我輩得有今日。峴山。登臨也。須登臨人方可登臨。我輩自負不淺。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此寫登臨所望見。水落則魚梁顯露。故見其淺。天寒則

夢澤水收。故見其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巾。

合到峴山。習羊祜鎮襄陽。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建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今云讀碑而淚沾巾者。非悲羊公也。正爲人事代謝。轉盼古今。

今日我輩登臨。後世有知。我如羊公者乎。所以與諸子相爲感歎也。

前解於未登山時設想。後解於已登山後傷情。

題義公禪房

孟浩然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

首句義公。次句禪房。宇。屋宇也。皆禪寂。則必依空林。先言禪房之幽。

戶外一峯秀。階前衆壑深。

承結宇空林之妙。戶外

只有一峯。故覺其秀。階前既臨衆壑。幽智不測。故覺其深。

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

此爲不染心作轉。正見其淨。夕陽西下。照雨欲盡未盡之點。是夕陽連着雨脚也。雨過則空翠之色。落於庭之陰處。一望澄淨。真

無纖塵。

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

義公房前適有蓮花。此時空庭雨過。蒼翠欲滴。何等明淨。看取此花之出於污泥而不染。方知義公之禪心不染也。實蓮所以喻法。故以比義公禪心也。

前解贊義公禪房。後解贊義公禪心。

歸終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

浩然應舉不第。而歸終南山。故休上書。而思歸隱於終南之敝廬也。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

承上言吾所

由吾之。不才爲明主所棄也。更由吾多病。而朝中之故人皆疎。詞意溫厚。真風人之旨也。

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

白髮催人。吾年漸老。今歲將除。而來歲之春。又逼將來。旅思更添愁悶矣。

永懷

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如此年老歲除。常常以此懷念。而至於愁。且愁深而夜不眠。但見松間之月。映到夜窗。窗前空洞。殊無長物。既無志於仕進。又且急於歸山。進退兩難。字字寒苦。

前解言歸南山之故。後解寫情。

宴梅道士房

孟浩然

林臥愁春盡。攀闌覽物華。從闌前意起。言我林泉高臥。愁春之盡。故開闌閒覽。以玩物華。初不意有人相邀也。忽逢青鳥使。邀入赤松家。青鳥

王母之使。赤松。神農時仙。忽逢道士之使。邀至道士之房。青鳥使赤松家。好對金竈初開火。仙桃正發花。此正寫道士房也。金竈所以煉丹。今初開火。豈在禁烟節後乎。仙桃花發。應前春字。童顏

若可駐。何惜醉流霞。合到宴字。仙家之術能返老還童。朱顏常駐。况流霞之酒。乃仙醞也。使者可以駐顏。何惜一醉乎。確是宴道士房。

前解是梅道士相邀。後解至道士房逢宴。

過故人莊

孟浩然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雞黍暗用范張事。故人如范張至矣。故人相邀。雞黍爲供。真田家之樂也。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承寫故人莊。合字

見樹之多。斜字見山之遠。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此是寫田家之樂。開軒而面臨場圃。把酒而談論桑麻。實境實情。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此復

與故人就後訂矣。就字甚妙。故人卽不邀。菊花不可不就也。

前解寫故人莊之景趣。後解寫故人飲之情事。

舟中曉望

孟浩然

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以舟中望起。挂席。挂帆也。見靈運詩。青山水國將至天台路也。舟向東南。一望而甚遠矣。舳艫爭利涉。來往任風潮。舳艫

後持舵處。舳。船前頭刺櫓處也。承上言水國難遙。舳艫爭利涉之能。來往乘風潮之便。則天台亦易至耳。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此欲寫曉望。故以適天台轉出赤城標耳。以古行律不用對偶。坐看

霞色曉。疑是赤城標。以曉望爲合。赤城山石色皆赤。狀似雲霞。孫綽遊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標。蓋赤城與天台近。今看曉霞初起。疑是赤城之標。則天台不幾近乎。以此行是適天台。故借赤城比朝霞。結曉望。

前解止是舟中望。留曉字於後解作結。

夜渡湘水

孟浩然

客行貪利涉。夜裏渡湘川。

客子急行。每貪利涉。若非貪也。易爲夜渡湘川乎。易利涉大川。

露氣聞芳杜。

歌聲識采蓮。

此聯寫暗渡。芳杜。香草也。夜

則止聞其露氣。采蓮不見其人。而識其歌聲。字字是暗渡湘川也。梁府題有采蓮曲。

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烟。

榜人。船長也。榜人望岸火而投。漁子就潭烟而宿。夜行實境。妙語點出。

行旅時

相問。潯陽何處邊。

合句正與貪利涉應。客子急行。每常問路。此時是夜裏。尤要問也。潯陽。江陵名。一統志。潯陽在湖廣湘川七十里。

通首字字是夜渡。而一起一合是湘川也。

遊精思觀迴王白雲在後

孟浩然

出谷未亭午。至家日已曛。

觀在山谷中。至家甚遠。故出谷時。日未及午。而至家日已落也。因迴家之晚。所以與白雲相失也。日在午曰亭午。曛。暮也。

迴瞻山下路。但

見牛羊羣。

承日暮說。詩經。日之夕矣。牛羊下來。今於同時所見者如此。

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此以樵子草蟲。看出王白雲之在後。令人不覺妙甚。暗故相失。是日暮也。寒蟲之聲。不聞尤

細。

衡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

合句。明寫夫君。指王白雲也。門未掩而佇立以望。情何深也。楚辭。望夫君兮未來。

此詩以古行律。有晉人風味。前解遊精思觀迴。後解王白雲在後。

山居秋暝

王維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山居當新雨之後。晚來天氣又涼。更有秋意。來既晚題中暝字。以下便承雨後秋晚。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明月承秋晚。

泉流承雨後。松石承空山。松間宜月。石上宜泉。一片秋光。覽之不盡。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此寫秋暝也。山居宅邊有竹。只聽竹葉聲。而浣紗之女歸矣。宅邊有水。只見蓮花動處。而漁舟下矣。俱樂境也。

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山中秋暝。適意如此。雖春芳已歇。而王孫自可留戀也。薛道衡詩。庭草無人隨意綠。隨意二字本此。

前解是山居秋暝。後解人事言情。而不欲仕宦之意可見。

歸嵩山作

王維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閒閒。

首句是歸途之景。長薄。林薄也。長林草木交雜。而清川映帶其間。所乘之車馬。從此閒閒而去也。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

歸路所見流水。從嵩山流來。如有意相迎者。林鳥至暮而還。我卻相與同歸也。

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

此為嵩山迢遞作轉也。歸嵩山。經多少夕陽古渡。衰草長堤。今見荒城臨於古渡。而嵩山尚遠也。又見落日之光滿山。日子已晚。而嵩山愈忙難到。

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合即云。嵩高之下。如此迢遞。恨不能即到。若歸來。而嵩高愈忙難到。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之後。且閉門居山。一切世事。俱謝卻矣。且字妙。

前解纔歸嵩山。後解急歸。即算到既歸之後。

輞川閒居

王維

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

此時不寫閒居。起二句。是決意求閒也。遠公結白蓮社。右丞晚年學佛。故以白社比輞川青門。長安東門。一從不復。說得決絕。

時倚簷前樹。遠

看原上村。

此是閒居。簷前有樹。不時可依。以看高原之上。村。眼界何等空闊。然則青門等處。何堪一望。

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

此以青菰映水。白鳥翻山。轉到。青菰臨水。白鳥向山。物理自然。各歸寂寞。雖閒居中。亦並非無所事也。

事也。臨字映字。向字翻字。與下菰字方字應。抵即今之菰菜。菰青映乎白。鳥白翻於青山。物理自然。各歸寂寞。雖閒居中。亦並非無所事也。

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方字妙。言菰臨水。鳥向山時。而人方在。此灌園。從一時並見於陵子陳仲子也。右丞借以自比。桔槔。用機以取水之具。

通首重開居二字。前取景象。後有神情。前後解復用青白二字。大手筆不見疵。

終南別業

王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所以置終南山。別業者。爲晚年學佛地耳。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有興每獨往。自己適意。即有勝事。亦空自知。

已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隨意而行。水窮偶然而止。雲即而起。我即坐而看之。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偶遇林間老叟。便興談笑留連。不必定其

還期矣。行止自在。全是學道人氣象。

此詩不必粘題。亦不必分解。清徹之至。

終南山

王維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

太乙。終南山之總名。天都。帝都也。唐都西安。終南去西安六十里。故曰近。終南本不近海。言其山勢直連到海。好大氣象。

白雲迴望合。青靄

入看無。

山皆有雲。周迴望之。合而爲一。遠望則見山中之氣。清翠可愛。及入山看。則無有也。總見山之深。宵不測如此。

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

天文各有分野。以二十

之北。爲雍。爲并鬼。其南則爲梁。爲荆。爲翼。終。則是天之分野。由中峯而變。至於山中之壑甚衆。此處無雲遮而晴。彼處有雲遮而陰。陰晴各異。此之謂殊。是終南直與天地陰陽分其造化矣。

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

夫。投入處妙。見此山中非猶塵世一般。又見山之高深。人家絕少。如投宿必須問箇有人之處。樵夫在山。今偏隔水而問。則知山中之壑衆也。右丞性愛山水。故於山水之勝。遊必探奇。詩心入妙。

通首總見終南之高深。前寫其大概。後寫其幽勝。

過香積寺

寺在千谷之北。

王維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

未到寺。不知寺之所在。行數里而纔入雲峯。何其深僻也。起用不知二字。筆力天矯。

古木無人逕。深山何處鐘。

但見古木而徑無人蹤。入雲峯。則山深遙聞鐘聲。卻從何處響來。妙正承首不知二字。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此正是過寺之所見聞。聞泉聲忽然咽住。爲有危石故也。日色照在青松之上。而覺寒冷。以時將薄暮也。

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寺之幽寂。正好安禪。時當薄暮。而見空潭。遂以空潭比心地之空明。因潭水而想龍。遂以毒龍比人之慾念。出大灌頂神咒經。安禪於空潭之曲。正以魅力制伏毒龍也。

秋夜獨坐

王維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

以獨坐二字。引起一詩之神。前解都從此說去。老年鬢白。既復可悲。秋宵獨坐空堂。景況更覺蕭瑟。雖非二更。心中已欲二更。

雨中山果落。燈

下草蟲鳴。

此皆獨坐不堪之景。妙在承悲字。雨中果落。如人老而鬢衰。燈下蟲鳴。更秋蛩之助歎矣。

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

先曾悲雙鬢矣。繼而思白髮終難變爲黑也。悲之何益。庶幾欲

除者老病耳。仙家煉丹。有鐵可成金之說。然金不可成。與髮不可變。一般不可學也。可學者佛法無生耳。此二句根從上生。却爲合句急轉也。

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

右丞學佛。佛法無生。豈以老病之故。而急

於除。然既學無生。則生老病死諸苦。悉不介意。此便不除而除。是以排解。悲雙鬢之不必悲。而嗟遲暮者。亦可淡然而秋宵矣。

觀獵

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

首句言獵之時。北風勁而弓鳴。正出獵時候。渭城。故咸陽也。在西安府長安縣。

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

草枯雪盡。承

風勁之時。驚鷹駿馬。是出獵之具。草枯而鷹眼疾。雪盡而馬蹄輕。宛然有矯健當前之態。

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

此聯從獵渭城生出。忽過言去之疾速。新豐城。在西安府臨潼縣東。細柳營。周亞夫屯兵處。在渭水

北言獵罷歸營。軍律嚴如細柳也。

回看射鵬處。千里暮雲平。歸營後回看獵處。寂寥千里。惟有暮雲一望而平耳。結有餘味。可玩。射雕。北史斛斯光射一大禽。形如車輪而下。乃雕也。

前解寫出獵。後解寫獵回。

送孟六歸襄陽

王維

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疎。

右丞與孟襄陽。推情知己。故送其歸。俱作直率語。言君之杜門而不復出者。久絕仕進之心。而視世情無可親之處也。

以此爲長策。勸君

歸舊廬。

以此。即以杜門疎世爲長策也。交情世道。十分看。破則計無復善於此者。他人只勸駕爲然矣。右丞則勸之歸廬。亦知孟六性情。舍此無長策也。

醉歌田舍酒。笑讀古人書。

此乃歸舊廬樂事也。市朝不戀而棲田舍。榮辱黜陟。不經於心。有酒即醉。醉而歌。其樂陶陶。今人雖親而親古人。其書尚在我矣。讀之是尙友也。笑字更有情趣。

事也。市朝不戀而棲田舍。榮辱黜陟。不經於心。有酒即醉。醉而歌。其樂陶陶。今人雖親而親古人。其書尚在我矣。讀之是尙友也。笑字更有情趣。

好是一生事。無勞獻子虛。歸廬之樂如此。不覺乃君一生事也。又何勞獻子虛之賦而求用哉。

前解是送歸。後解代爲用歸廬之樂。

送張子尉南海

州廣

王維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

不擇用字妙。爲貧而仕。老親在堂。不暇擇也。然此人亦無擇而仕者。只爲顯出老親句耳。

樓臺重蜃氣。邑里雜蛟人。

上承

南州有海。蜃氣。象樓。言謂之海市。博物志。南海外有蛟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今南州邑里。蛟人出沒也。

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

南州臨海。有三山。番山。禺山。堯山也。又有五嶺。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地濕多雨。氣暖常春。故以雨暗花明。言廣州之風景也。

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

晉書云。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今張子慎勿貪此而厭清貧也。語帶規勸。不曰勿貪。而反曰。

勿厭。得體。

首重其養。終規以廉。而中聯俱切南海。

■武威暮春聞宇文判官西使還已到晉昌

唐書地理志：涼州武威郡。瓜州晉昌郡。俱屬隴右道。

岑參

片雨過城頭。黃鸝上戍樓。

以武威暮春起。黃鸝豈戍樓中之鳥。爲片雨所泊故也。起客愁字意。

塞花飄客淚。邊柳挂鄉愁。

武威地爲邊塞。雖有花

柳。斷不成解。徒足以飄淚而挂愁耳。

白髮悲明鏡。青春換敝裘。

此亦以己之久客。感春轉下判官之西還也。鏡中見白髮而悲裘敝。因春深而換邊城久官。寂寞生愁。

君從萬里使。

聞已到瓜州。

合句纔結字文西還。使萬里。今已西還。聞之足爲字文喜。而自傷遲滯也。

前解武威暮春。後解纔說宇文西使還到晉昌。

■寄左省杜拾遺

參時爲補闕。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

首句言同朝。次句言不同署。聯步。兩人同行也。唐中書省中。植紫薇花。故云。紫微省。參爲補闕。屬中書。居右署。子美爲拾遺。屬門下。居左署。故分曹。

曉隨天

仗入。暮惹御香歸。

應仗。承趨陛也。暮歸。承分曹也。天仗。朝會之儀仗也。

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五句自歎老大。嘔新進年少驥用者。岑參以老自悲。不覺高飛之可羨。語帶感時意。

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合句意。自以因人碌碌。無所建白。而老復可歎。今乃歸。美於聖朝之無闕事。而補闕之諫書自稀。亦立言之體也。

前解言署中事。後解寄情。

■酬崔十三侍御登玉壘山思故園見寄

岑參

玉壘天晴望。諸峯盡覺低。

此言侍御登山而望也。玉壘山。在成都府灌縣。

故園江樹北。斜日嶺雲西。

以侍御思故園爲承。江樹重

霞落日影斜。山雲復起。此時正堪惆悵。

曠野看人小。長空共鳥齊。

以山高而臨曠野。看人自小矣。長空。長天也。天高任鳥之飛。而人則限於方隅。借以轉下文仰止之思耳。

高山徒仰

止。不得日攀躋。

合句高舉闕意也。高山雖云玉壘。借以比待御也。曾彼則高山望野。攀援而躋其巔。而我於此處。徒深景仰之思。不得追隨也。

前解寫侍御之登玉壘。思故園。後解則酬詩之意也。

登總持閣

岑參

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

先言閣之高。登臨者似與日近。而後見憑眺之廣遠也。逼。近也。

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烟。

以遠眺爲承。晴。爽則村村樹見。

懷古則處處生愁。但覺漢帝五陵。祇有蔓草寒烟而已。

檻外低秦嶺。窗中小渭川。

秦嶺。南山也。檻外覺秦嶺之低。窗中見渭川之小。不但閣高眺遠。要知三千大千世界。從法眼觀若微塵。所以轉到清淨理耳。

早知清淨理。常願奉金仙。

此是梵宮法界。心雖欲皈而未悟清淨妙理。倘若早知。當常奉金仙。而棲息於此耳。金仙佛之稱。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故稱金仙。

前解寫寺閣極言其高。後解結登臨之意。

巴南舟中夜書事

岑參

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

因涉泊向夕。而見爭渡之人。故動旅情。而卽景以書事耳。欲黃昏尙未暮也。

近鐘清野寺。遠火點江村。

寺鐘鳴。村火起。

則已黃昏矣。鐘近而聲清。火遠而數點。點字妙。

見雁思鄉信。聞猿積淚痕。

此正寫旅情也。鄉書未達。見雁有思。三峽猿多。聞聲隨淚。至於淚痕之積。正見客舟情思之難堪耳。

孤舟萬

里夜。秋月不堪論。

秋月最佳。而值孤舟萬里之夜。非惟無心玩賞。亦且觸目生愁。故不須論其清徹也。

前解是舟中旅夜。後解是舟夜旅情。

題山寺僧房

岑參

窗影搖羣木。牆陰載一峯。樹影在窗搖動。此景得之意中。至於一峯之陰。載於牆上。此真意外妙境。然用此尖巧。已開中晚之端也。野爐風自熱。山碓水能

春。野寺。幻境也。爐中餘火。因風自燒。溪邊水碓。無人自春。於此悟造物自然之妙。勤學翻知誤。爲官好欲慵。於靜境中。忽悟妙理。乃知從前勤學。翻皆是誤。至於爲官一念。更欲消歇。而已覺疎懶矣。高

僧暝不見。月出但聞鐘。合卽云。庶幾得一高僧。與談清淨妙理。乃日暝而不見也。但見空山月出。野寺鐘鳴。正不知此身在何等境界也。

前解寫山寺僧房。後解則因至寺而題情也。

高冠谷口招鄭鄠

岑參

谷口來相訪。空齋不見君。

高冠。地名。谷口。用鄭子真事。以比鄭鄠也。相訪而不見。故以此詩招之。通篇俱從此發脈。

澗花然暮雨。潭樹煖春雲。

此言谷口事。澗邊之花。燒却暮雨。所謂山花紅似火也。潭樹之雲。暖而春氣溫和。此皆從谷口相訪時。實見山中有如是好景。

門徑稀人迹。簷峯下鹿羣。於是一至其齋。見門外之徑。人迹稀至。檐前之峯。鹿下成羣。宛然是一空齋。而君在何處。衣裳與枕席。山靄碧氤氲。此時日近晚矣。見齋中之衣裳枕席。爲山中之氣所掩映。而見其碧色之氤氲。真好谷口也。氤氲者。氣之聚也。

前解訪鄭不見。而徘徊谷口。後解即空齋以招之。

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

古樂府。有征馬嘶。關山月等曲。

岑參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

征馬以言別情也。詩云。蕭蕭馬鳴。嘶。馬鳴也。

思深長帶別。聲斷爲兼秋。

此承馬嘶。言馬之哀。嘶不息者。其情思深。而長帶別離之悲也。況時值秋涼。其聲更兼淒苦。曰聲斷者。猶言懷絕也。

歧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悠。

行歧路而風將共遠。度關山而月色同悠。以見朔方之清苦也。悠一作愁。

贈君從此

去。何日大刀頭。

今日贈君從此而去。不知何日方還。徒令人神悵耳。大刀頭有環。環音協還。故義取於還。

前解借征馬嘶而賦別也。後解乃是送劉正語。

■使清彝軍入居庸

高適

匹馬行將夕。征途去轉難。

起句言道途之苦。匹馬寂寥。日夕慘淡。征途艱險。愈進愈苦矣。不知邊地別。祇訝客衣單。

承云我行正篇邊地我亦不知

邊地之何以別於內地也。祇覺日漸寒冷。而轉疑客衣單薄。爲可驚訝耳。

溪冷泉聲苦。山空木葉乾。

此正言關塞蕭條之極也。溪水極冷。聞泉聲而亦覺其苦。荒山無一物。卽落木之葉。枝槁而葉乾矣。

莫

言關塞極。雨雪尙漫漫。

居庸爲九塞之一。路極險遠。今又開一筆云。且莫言關塞之極。行路之遠。只此雨雪尙漫漫不已。道轉難行。不益歎征途之苦乎。

前解言征途之苦。後解言邊地之苦。而征途益苦。

■醉後贈張九旭

高適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

張旭吳人。世呼張顛。世人漫無可否。混成相識。此非真能相識者。獨此翁不然。只此二句。已將張旭舉止性情託出。

興來書自聖。醉後

語尤顛。

張旭善書。當時名爲草聖。每大醉狂叫。或狂走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世呼爲顛。然皆一片真率。無色相沾滯。

白髮老閒事。青雲在目前。

一任白髮滿頭。那顧青雲在目。年歲功名。都

非其意中事也。

牀頭一壺酒。能更幾回眠。

如使牀頭有酒。理宜醉眠。然懷樂何常。欲不可縱。一壺之酒。能得幾回醉臥。其曠達甚矣。

通篇俱寫贈意。而用意尤在起結。

■淇上別業

高適

依依西山下。別業桑林邊。此即從別業地名起。依依猶言依戀也。庭鴨喜多雨。鄰雞知暮天。以喜言鴨。以知言雞。皆物性之自然。將別業中所有真寫妙語。只在此目前。野人種秋菜。古老開原田。爲園爲農。俱可以遺世情而獨立。且向世情遠。吾今聊自然。聊字妙。加在自然二字上。胸襟超脫。全無拘物之心。

前解是別業實事。後解是住此別業者之閒情。

蘇氏別業

祖詠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

別居曰別業。既當幽深之處。今我過此而生隱避之心。

南山當戶牖。澧水映園林。

此正寫其幽也。好園林易得。佳山水難

逢。今既兼之。可云勝地。然此聯寫遠處。下聯則寫近處。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

竹林深宵。故覆經冬之雪。而不消。庭院深沉。故當未夕之時。而先暗。此又畫出一窸寂幽境矣。寥寥人境

外。閑坐聽春禽。如此幽境。人蹤稀少。竟似在紅塵之外者。所喜春禽一轉。閑坐聽之。悠然自得。無他俗情。乃是生隱心也。

寥寥人境

前解以幽隱二字伏根。以下俱描寫幽隱。

登潤州城

今鎮江府。

邱爲

天末江城晚。登臨客望迷。

天末猶云天涯。登城而望。客思漫迷。下聯即寫望字。

春潮平島嶼。殘雨隔虹蜺。

春江潮長。水中之島嶼皆平。晚際雨餘。

斜日之虹蜺隔斷。上句承江字。下句承晚字。而總在客望中也。

鳥與孤帆遠。烟和獨樹低。

此以客望所見。轉出鄉山也。登樓所見者。長空鳥去。與帆影齊飛。野渚煙生。將獨樹低覆。對此茫茫。不覺神往。鄉

山何處是。目斷廣陵西。

鄉山杳邈。回首凄然。今臨江西望者。廣陵也。窮極目力。不能見廣陵之西。真不免有天各一方之歎矣。公家嘉興。其去潤洲則甚遠也。廣陵今揚州。

前解寫登城所望。後解因眺望而思故鄉也。

尋許山人亭子

吳賈

桃源若遠近。漁子棹輕舟。

以桃源比許亭。而以漁子自況。若遠若近。恍惚之詞。

川路行難盡。人家到漸幽。

此是題中尋字。川路承漁舟。人家承桃

源已尋著亭子矣。

山禽拂席起。溪水入庭流。

此是寫隱居也。亭無人焉。但見山禽。流水當庭。真成個山人隱處。

君是何年隱。如今成白頭。

得問

妙。只從此問。見得山人久於幽棲。避世高蹈。竟似桃源避秦人。不知世之爲秦爲漢者。可見筆法超脫之妙。

前解描寫尋字。後解纔是山人亭子。

同王徵君洞庭有懷

張謂

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

張謂出使夏日感秋懷鄉。故見瀟湘二水之北流。而思洛因以起興也。

還家萬里夢。爲客五更愁。

北人南客。不如水之

向北。則是此身不可以還家。而徒託之於夢寐。至五更夢醒。而爲客之愁如故。

不用開書帙。偏宜上酒樓。

帙。書衣也。開書帙。無意緒。上酒樓。可以消憂。故於此不用。而於彼偏宜也。

故人京

洛滿。何日復同遊。

因思家而念友。京洛雖多故舊。而歸期未定。則同遊在何日乎。

前解是客洞庭。後解透發懷字。

破山寺後禪院

今常熟虞山興福寺。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清晨乃入寺之時。便以此發端。初日照林。正清晨也。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此寫入寺也。山光

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晴嵐翠霧之下。衆鳥亦遠天憫而悅其性。潭影澄澈。中無一物。何等洞達。人心空闊。靈明無著。何以異此。二語深有禪理。不落色相。

萬籟此俱寂。惟聞鐘

磬音。此時山空境靜。萬象俱寂。衆聲不作。但聞梵宮深處鐘磬之音。悠然入耳。將塵心俗慮。洗滌殆盡矣。莊子有天籟地籟人籟之說。凡有竅作聲者。俱謂之籟。

前解一聯不用偶。蓋在古詩律詩之間。

泊舟盱眙

縣屬鳳陽。淮水繞其城下。

常建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

時至季秋。霜始降而水清。泊舟日暮。故曰夕流也。

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

實寫泊舟時景。夜深潮長。侵近於岸。天寒

月皎。惟見一輪高挂城邊而已。平沙依雁宿。候館聽雞鳴。

平沙每多雁宿。今孤舟依雁而宿。便覺旅情如雁。情實可傷。至於候館雞鳴孤舟。又當早發矣。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鄉國

雲霄外。誰堪羈旅情。

客夜無聊。便思鄉國。而遠在雲霄之外。則此孤舟飄泊羈旅之情。誰能堪此乎。

前解敘旅泊夜景。後解因旅泊而懷鄉也。

渡揚子江

丁仙芝

挂楫中流望。空波兩岸明。

此止渡江實景。江波空闊。中流一望。而兩岸俱明。下聯即承兩岸。

林開揚子驛。山出潤州城。

其北岸。則有瓜步鎮之揚子

驛。從林中見之。其南岸。有潤州城。而見山之出於其上。隋開皇中置潤州。宋開寶中始名鎮江軍。

海盡邊陰靜。江寒朔吹生。

江流入海而盡。海上之氣。即爲邊陰。字內既寧。故邊陰亦靜也。江至秋而寒。朔吹當生矣。

北風也。更聞楓葉下。漸瀝度秋聲。

因朔風吹動。丹楓葉落。江頭盡是秋聲矣。漸瀝秋風之聲也。

前解正寫渡揚子江。移不得他處。後解乃江景。

聞笛時守睢陽。一題有軍中二字。

張巡

岩嶢試一臨。虜騎附城陰。公守睢陽。登更樓而望敵。見敵騎方屯聚於城之北。時因聞笛有感而作此詩。岩嶢言樓之高。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

公以孤城困守。抗百萬之賊兵。至羅雀掘鼠。殺妾食士。而不變其守。此是何等風塵。何等天地。即使辨得風塵動靜。知得天心向背。更待如何。故惟此百鍊精忠。以身殉國。而不必辨風塵之氣色。不必知天地之何心。不顧安危。不計成敗。惟以公忠自矢而已。讀此知先生鐵石心腸。凜然如在矣。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此是聞笛時軍中之苦景也。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音。只結一句。聞笛。上數語

皆聞笛矣。○鍾伯敬曰。妙在裏成一片。流出真詩。

此詩不必分解。直抒聞笛時苦心。

岳陽晚景時均被謫在外。

張均

晚景寒鴉集。秋風旅雁歸。鴉集自是晚景。鴉歸自在秋時。紀時取景。手法靈活。劉孝綽詩云。洞庭春水綠。衡陽旅雁歸。水光浮日出。霞彩映江飛。

此以返照承晚景也。日落溶於水面。若浮出者。其晴霞映江而飛。五色絢綵。真奇觀也。洲白蘆花吐。園紅柿葉稀。此寫秋深時候。爲九月作轉也。洲之白以蘆花。園之紅由柿葉。然曰葉稀。則紅而落者多。

長沙卑濕地。九月未成衣。蘆花吐白。柿葉飄紅。此正九月授衣之候也。今以長沙卑濕地。暖而添成衣耳。賈生謫長沙。暗用此事。

前解實寫晚景。後解虛敘晚秋。結寓遷謫之意。

經漂母墓在淮安府城西四十里。舊淮陰縣北。與韓信母墓相對。

劉長卿

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此敘漂母奉之始。韓信釣於城下。漂母見信飢餓。信爲楚王時。召母賜千金。其後爲立塚。其報恩若此已千秋矣。古墓樵人識。前朝楚

水流。

承上言千秋以來，幾與廢，乃至一飯之德遂成不朽，今世墓雖古，樵人尚能識之，而前朝安在？惟有楚水之流似舊而已。

杜鵑悲信之怨，在山水上。帝猶不了，盡爲信而愁也。

春草茫茫綠。

王孫舊此遊。

合句爲題中經墓意，言觀此春草茫茫綠遍，乃昔日王孫舊遊之地也。感今思古，安得識英雄如漂母者哉？昔漂母呼信爲王孫，故用

王孫字。

前解寫漂母墓，後解乃寓慨於經墓之時也。

尋南溪常道士

一本常山人下，有隱居二字。

劉長卿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履痕。

經行者稀，故路徑生苔而見履，結此初入山來尋也。

白雲依靜渚，青草閉閑門。

之門常關，何其境之幽也。

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

此寫南溪景，雨後之松，翠色可愛，有源之水，必有一山，此即坡公詩云：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此中自有禪意。

溪花與禪

意相對亦忘言。

山溪景色如此，相對可悟禪理，得意之處，可以忘言。又如陶詩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真靜境也。

前解是尋道士至南溪，後解從南溪寫道士隱居與道言禪，唐人不拘也。

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

劉長卿

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

荒村日暮，落葉秋涼，一種蕭索之象，令人生遲暮之感，故以無行獨見爲承。

古路無行客，空山獨見君。

此真空谷之足

音也。古路無人肯行，空山今且獨見，侍御超出時韻，獨由古道，豈真心知者耶？詩中不言喜，而喜可知矣。

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

以別墅荒僻，無人能到，轉到憐同病也。因雨過水漲沒橋，澗水至田，卽分流也。

不爲憐同病，何人到白雲。

今侍御之臨此荒僻，祇爲同病相憐之故，不然，如此白雲深處，再有何人能到乎？